

甘乃迪政府與一九六三年 越南流血政變

魏良才

《歐美研究》季刊第二十七卷第四期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甘乃迪政府與一九六三年越南流血政變

魏良才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摘要

對美國及南越人民來說，越戰無疑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越戰對美國的影響涵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及社會各層面。

美國之所以深陷越戰泥淖，究其原因與一九六三年推翻吳廷琰的流血政變有密切的關係；而甘乃迪政府在這場政變中扮演了主導性的關鍵角色。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吳氏之崛起及其與美國的淵源、吳廷琰政府面臨的問題、流血政變的前因與後果以及甘乃迪政府在政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的探討發現甘乃迪及吳廷琰對流血政變均各有其難以推卸的責任。甘乃迪所犯的錯誤在於制定對越政策時未先整合內部的意見，其本人雖未推動政變，但卻未能及時有效地阻止部份美國官員的參與。吳廷琰所犯之錯誤則在於受其家族之包圍擺佈，未能在內政上採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終至難逃敗亡之命運。

關鍵詞：甘乃迪政府、吳廷琰、吳廷琰夫人、佛教徒示威、流血軍事政變

壹、前言

越戰是美國歷史上歷時最久、花費最大，影響也最深遠的戰爭。美國自一九六五年三月派兵赴越作戰至一九七三年三月撤軍，歷時整整八年，耗費高達一千六百五十億美元。美軍死於越南戰場的人數超過五萬八千人，僅次於南北戰爭及二次大戰。越戰對美國的影響涵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及社會各層面。

美國之所以深陷越戰泥淖，究其原因與一九六三年推翻吳廷琰的流血軍事政變有密切的關係；而甘乃迪政府在這場政變中扮演了主導性的關鍵角色。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吳氏之崛起及其與美國的關係、吳廷琰政府的內部問題、吳氏與美國駐越軍政領袖的關係、流血政變的前因與後果以及甘乃迪政府在政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貳、吳廷琰之崛起及其與美國的淵源

吳廷琰於一九〇一年一月三日生於越南古都順化，其父吳廷國曾在安南王朝為官。吳廷琰共有兄弟六人，妹一人。長兄廷魁曾任廣南省行政官吏，一九四五年與其子同為越盟所殺。二兄廷倣為天主教順化教區總主教，曾與我國樞機主教于斌在羅馬教廷傳信大學同窗。吳廷琰行三。四弟廷瑾所受教育最少，長居順化，吳廷琰時代以高壓手段統治越南中部。五弟廷琛以工運起家，名為吳廷琰總統的顧問，實為情報首腦並掌管特種武裝部隊。吳廷琛由於幾次粉碎越南將領政變陰謀，挽救了其兄政權，故吳廷琰對其言聽計從。六弟廷璉旅法，為工程師，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時，曾任保大代表團之團員，吳廷琰時代曾任越南駐英大使。¹

¹ 潘朝英、賴丹尼 (Daniel, Lyons S. J.)，〈越南危機〉，台北：徵信新聞報，民國五十五年十月，頁 98-99。本書原由二人以英文撰寫在美出版，後譯成中文。

吳廷琰之妻陳麗春，為人潑辣能幹，為吳廷琰政府駐美大使陳文章之女。陳文章出身越南富閥之家，其妻為安南王室之後。陳麗春原隨父母信仰佛教，嫁吳廷琰後改信天主教，後因吳廷琰政權壓制佛教徒，陳麗春支持政府立場，與其父母反目。因吳廷琰終身未娶，故由陳麗春代行第一夫人之職。

吳廷琰之父為前安南王朝首相阮有白之好友，吳氏從小拜阮有白為義父，受其教誨甚多。吳廷琰在順化接受中學教育，在河內完成大學教育，專研法律與公共行政，在大學畢業考及文官考試中均名列前茅，二十五歲任平順省長，治績甚佳。²

一九三三年，新近自法返越就位的安南國王保大接受法人建議，任命吳廷琰為內政大臣。因法人干預，吳氏無法展其改革抱負，就任僅兩月即辭職，歸隱故居近十年之久。³ 二次大戰初期，日軍佔領中南半島，但維持維琪政權對越南的統治。戰爭末期，日軍推翻法國在越南的殖民政權，扶持保大出任傀儡。保大及日本人邀其出任內閣總理，均遭其拒絕。⁴ 一九四五年九月，吳廷琰為越盟所拘，胡志明欲委以內政部長，不就；後為越盟釋放；但其長兄及姪兒則遭越盟殺害於順化。⁵ 一九四九年，保大要他出任內閣總理，仍婉辭不就；並組織「越南全國獨立同盟」，開始在越南南部和中部鼓吹獨立運

印行。潘氏曾追隨于域多年，因而與吳廷琰結怨。潘氏為天主教耶穌會神父。

² 前揭書，頁 102；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1983), p. 215.

³ Karnow, pp. 215-216; Frances FitzGerald, *Rites in the Lake: The Vietnamese and the Americans in Vietnam* (New York, 1973), pp. 108, 109。潘朝英及賴丹尼之書中則謂「吳廷琰辭職後（從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三年）曾流亡法國探險，研究了十年政治，並且認識了法國朝野很多人士，和許多在法國的越南僑胞。」一九四四年吳廷琰逃回越南（因為吳廷琰在法國進行反法運動，法國政府要逮捕他）。見《越南危機》，頁 102。此一說法頗與 Karnow 及 FitzGerald 二人之說法有異。

⁴ 潘朝英、賴丹尼，前揭書，頁 102。

⁵ 同前註；Karnow, p. 216; FitzGerald, p. 110.

動。⁶

一九五〇年，吳廷琰經日本前往華府，住在于斌所創立的「中國文化學院」（于斌任院長，潘朝英為副院長），作客三個月。一九五一年，他又經羅馬至華府在「中國文化學院」以及位於紐澤西州 Lakewood 地區的麥里諾修道院 (Maryknoll Seminary) 停留二年多，過著「洗盤子、拖地以及禱告」的苦修生活。⁷ 其間，因其兄之介得識美國樞機主教史培爾曼 (Francis Cardinal Spellman)，並因而結識大法官道格拉斯 (William O. Douglas)、參議員諾蘭 (William F. Knowland)、曼斯斐德 (Michael Mansfield)、甘乃迪 (John F. Kennedy) 以及眾議員麥考密克 (John W. McCormack)、周以德 (Walter H. Judd) 等人。這些人後來成為他在美國政壇的主要支持者。⁸

一九五四年五月，奠邊府戰役結束之後，越南獲得獨立。寓居法國的保大於六月十八日任命吳廷琰為總理。吳氏在二十六日返抵西貢，七月七日組成內閣。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吳廷琰政府開始接受美國的直接援助。⁹ 吳氏雖為總理，但政治實力並不穩固。陸軍參謀長阮文馨對其即不服從，並企圖將其推翻。吳廷琰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將阮文馨免職並令其離開越南，阮抗命不從。吳廷琰透過美國政府，迫使保大將阮召至法國「諮商」，阮於十一月底離越赴

⁶ 潘朝英、賴丹尼，前揭書，頁 103-104。

⁷ 同前註，頁 104；Karnow, p. 217; FitzGerald, p. 110.

⁸ 潘朝英、賴丹尼，前揭書，頁 104-105；Karnow, p. 217; FitzGerald, pp. 110-111.

⁹ 潘朝英、賴丹尼，前揭書，頁 105；Karnow, p. 218。又見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 1945-1967* (in 12 volumes, popularly known as the *Pentagon Papers* and thu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Washington, D.C., 1971), Book 1, Part IV, A.3., p. 26。此一文件是迄今為止美國政府所公佈之有關美越關係之最完整、權威的官方資料之一。有關二次大戰結束至奠邊府之役期間美國與法國在越南的關係，請見筆者短文，“U.S. Policy Toward the First Indochina Crisis, 1945-1954: A Prelude to Disaster,” *Journal of History*, vol. 13 (April, 1996), pp. 203-236。

巴黎。¹⁰

在化解了阮文馨對其權力的挑戰之後，吳廷琰政府所面臨的另一嚴重挑戰是來自高台、和好兩個教派以及不法團體平川的武裝威脅。¹¹ 在美國政府，尤其是身兼美國駐西貢軍事代表團團長的中央情報局官員空軍上校藍斯戴 (Edward G. Lansdale) 的支持下，吳廷琰以金錢收買高台、和好兩教的首領，並在一九五五年五月擊潰平川派的武力。¹² 由於獲得艾森豪政府的支持與援助，吳廷琰在越南的統治乃逐漸穩固。

藍斯戴在吳廷琰出任總理之前，即與其建立密切的關係。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藍斯戴因在菲律賓協助麥格塞塞 (Ramón Magsaysay) 與菲共虎克 (Hukbalahap) 黨徒作戰而成名。

在吳廷琰出任總理之後，藍斯戴對其幫助甚大。初期，因琰力量尚未穩固，法人及艾森豪總統駐越軍事代表柯林斯將軍 (Gen. J.

¹⁰ Karnow, p. 219; FitzGerald, p. 105. 又見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in two parts, Part I: 1945-1961 (Washington, D.C., 1984, 此後引作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 p. 289. 此一資料是國會圖書館的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應參院外交委員會之請所作的研究報告，共分二部份。1986年，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又以報告原作者 William Conrad Gibbons 之名義重新印行，共分二冊。另見 *The Pentagon Papers* (New York, 1971), pp. 58, 61. 此一資料是由紐約時報以 Neil Sheehan 為首的記者群所寫的調查報告，此後引作 *The Pentagon Papers* (NYT);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1, Part IV, A.3., p. 13.

¹¹ 高台及和好皆是創始於南越的本土教派，二者可視為佛教的衍生支派。有關二者的簡史，請見國際中文版的知性之旅《指南》，台北：台灣英文雜誌社，民國八十三年二月，頁 102-105；林野編著，《越南的悲劇：美國的罪惡》，台北：大申書局，民國六十四年七月，頁 53-57。高台教的武力約有 10,000 人，和好教 2,500 人，平川派 2,600 人。見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2, Part IV, A.4., p. 6; A.5., pp. 5-8.

¹² 藍斯戴為了協助吳廷琰化解高台、和好兩教的威脅，利用中央情報局的款項以每名三百萬美元的代價收買兩教的首領，花費超過一千二百萬美元。見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 pp. 293-294, especially note 41; Karnow, p. 222.

Lawton Collins) 均主張放棄對其支持；但藍斯戴透過時任中情局長的艾倫·杜勒斯 (Allen W. Dulles) 說服杜勒斯國務卿，重申對吳廷琰支持的立場。¹³

在藍斯戴以及其他駐越美國官員的協助下，吳廷琰於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舉行全國公民投票，結果以百分之九十八點二的得票率罷黜保大，成立「越南共和國」，自任總統。雖然美國駐越南大使芮哈德 (G. Frederick Reinhardt) 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聲稱此次公民投票中「秘密投票 (的原則) 普遍受到尊重，也未發現舞弊或直接恐嚇的證據」；但也有資料指稱吳廷琰的手下有「作票」以及恐嚇投票人的情事。¹⁴

一九五五年秋天，一個支持吳廷琰的民間組織「美國越南之友會」(American Friends of Vietnam, 簡稱 AFV) 在美國成立，組成份子包括國會、企業、勞工、教會、學術界的領袖以及前行政部門的

¹³ Weldon A. Brown, *Prelude to Disaster: The American Role in Vietnam, 1940-1963* (New York and London, 1975), p. 107; George McTurnan Kahin and John W. Lewis,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A Delta Book, publication date and location unknown), p. 67n.

直至一九六三年政變之時藍斯戴仍未改變其支持吳廷琰的立場。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藍斯戴擔任美駐越南大使洛奇 (Henry Cabot Lodge) 的助理。

在其回憶錄 *In the Midst of Wars* (New York, 1972) 一書中，藍斯戴對其在東南亞執行任務的經過有極為生動的描述。有人認為 Graham Greene 的小說 *The Quiet American* (1955) 中的主角 Alden Pyle 以及 William J. Lederer 與 Eugene Burdick 合著的小說 *The Ugly American* (1958) 中的主角 Colonel Edwin Hillandale 就是影射藍斯戴。

¹⁴ 在若干地區，吳廷琰的得票數超過登記的投票人數。例如在西貢，吳氏獲得 605,000 餘票，但登記的投票人數只有 450,000 人。有不聽從指示而投票支持保大者則遭吳廷琰手下灌水或以辣油灌入鼻孔。見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 p. 300; Karnow, pp. 223-224; FitzGerald, p. 117. 芮哈德之報告，見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此後引作 *FRUS*), 1955-1957, vol. I, Vietnam, pp. 589-594 (Document 278), "Despatch from the Ambassador in Vietnam (Reinhard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aigon, November 29, 1955.

官員，其主要宗旨為支持美國在越南扮演積極而強有力的角色。會長為曾任美國援越軍事顧問團團長及太平洋美軍總司令的退役將領奧丹尼爾 (Gen. John W. “Iron Mike” O’Daniel)，其他著名會員包括大法官道格拉斯、參議員甘乃迪、曼斯斐德、眾院多數黨領袖麥考密克、《時代》及《生活》雜誌發行人魯斯 (Henry R. Luce)、報業鉅子小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Jr.) 以及哈佛大學教授小斯勒辛吉 (Arthur M. Schlesinger, Jr.)。¹⁵

一九五六年一月，吳廷琰政府要求法國自越南撤離其僅餘的三萬五千名軍隊；四月二十六日，法國撤銷其在越南的軍事指揮部並撤離駐軍，法國在越南的勢力為美國所取代。¹⁶ 另一方面，艾森豪政府則加強對越南的援助，並自一九五五年起委託密西根州立大學與吳廷琰政府簽約，派遣以 Dr. Wesley R. Fishel 為首的學者專家顧問團協助越南進行行政改革以及訓練警察與民防部隊。¹⁷ 一九五七

¹⁵ 「美國越南之友會」成員包括民主黨員與自由派人士以及共和黨員與保守派人士。其一九五六年會員名錄中包括三十二位眾議員以及五位參議員。樞機主教史培爾曼以及老甘乃迪亦積極參與該會活動。至一九六一年，已任總統的甘乃迪以及曼斯斐德、麥考密克等人仍列身名錄中。見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 pp. 301-304; FitzGerald, p. 111; Chester L. Cooper, *The Lost Crusade: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1970), p. 133.

¹⁶ 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四年奠邊府之役潰敗，近 75,000 名法國遠征軍死于越南，其中包括法軍 20,700 人 (多數為軍官)、外籍兵團 11,600 人、非洲法屬殖民地募兵 15,200 人、越南正規軍 26,700 人。另有約一百萬名越南人 (絕大多數為平民) 喪生。見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 p. 299.

¹⁷ Dr. Fishel 自一九五〇年即與吳廷琰結識並成密友，其所率領之專家學者共約五十人。其後，密西根州立大學顧問團因與藍斯戴對越南內政改革看法不同，與吳廷琰在越南民防武力的功能與隸屬以及越南人員的雇用問題上的看法亦意見相左，雙方嫌隙漸生，吳廷琰於一九六二年中止雙方合約。見 *FRUS*, 1955-1957, vol. I, Vietnam, pp. 65-66 (note 6), 784-785, 850-852;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 pp. 90, 264, 313-314, 336; FitzGerald, p. 115;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New York, 1979), pp. 58-60, 90.

年五月初，吳廷琰率團訪美，與艾森豪總統、國務卿杜勒斯以及若干美國軍方高級將領會談；艾森豪譽之為「亞洲奇蹟的創造者」。吳氏並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中發表演說。在史培爾曼安排下，《紐約時報》、《前鋒論壇報》、《時代》及《生活》等報刊均撰文對吳氏表示支持。¹⁸ 訪美期間，吳廷琰並重訪當年旅美期間曾作停留的麥里諾修道院並接受密西根州立大學頒贈榮譽學位。

在一九五〇年代後期東西方冷戰的大環境中，越南在美國全球戰略結構中的地位愈趨重要，雙方的關係也日益密切。美國官方的資料指出：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間，美國提供了超過二十億美元的援助給越南，這些尚未包括中央情報局的開銷以及由國防部支付的維持援越軍事顧問團的費用。超過百分之八十的美援是用於提供吳廷琰政府安全保障。到一九六〇年，越南已成爲世界上接受美國軍經援助最多的國家之一，在非北約盟邦受援國中排名第三，全世界排名第七。美國援越軍事顧問團是唯一由中將指揮的，而美國在越南的經援代表團當時是全球規模最大的。¹⁹

甘乃迪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就任總統。甘乃迪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擔任眾議員時即關心越南事務。在一九五一年訪問越南之後，他對法國在越南的殖民政策多所批評。他在一九五三年擔任參議員之後，便公開支持越南獨立運動。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間，在日內瓦會議分割越南之後，甘乃迪更極力支持美國選擇由吳廷琰出任越南的總理。一九五五年，甘乃迪成爲「美國越南之友會」的一員，並於次年六月該會所主辦的越南問題研討會中以「美國在越

¹⁸ 有關吳廷琰與艾森豪、杜勒斯以及其他美國政府高級官員會談之備忘錄，見 *FRUS*, 1955-1957, vol. I, Vietnam, pp. 794-817, 820-823;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 pp. 302-303; Karnow, p. 230; Herring, p. 65.

¹⁹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2, Part IV, A.4., p. 101;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 p. 314.

南的利害關係」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在這篇被認為最明確界定了其日後對越南政策基本理念的演說中，甘乃迪提出了他的看法：

(一) 越南象徵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基石。如果共產主義紅潮漫流至越南，則緬甸、泰國、印度、日本、菲律賓、寮國及高棉的安全將會受到威脅。(二) 越南是民主政治在亞洲的試驗場。越南象徵了對共黨獨裁的另一選擇。美國對此一實驗負有直接的責任，我們不能任其失敗。(三) 越南象徵對美國在亞洲之責任與決心的考驗。如果越南淪為共產主義、政治無政府狀態、貧窮等任何一項災難的受害者，則美國難辭其咎；而我們在亞洲的聲望將更趨低落。(四) 美國在越南的利害關係，對其能力與安全的關心，是頗具私心的；因為到最後它可以用美國人的生命與金錢來衡量。²⁰

由於其個人對越南問題的理念，甘乃迪在就任之後，不僅持續艾森豪政府的援越政策，更計畫加強對吳廷琰政府的支持。一九六一年四月，甘乃迪成立「越南工作小組」(Vietnam Task Force)，負責擬具「經濟、社會、政治及軍事」計畫以防止共黨掌控越南。²¹ 五月中旬，副總統詹森 (Lyndon B. Johnson) 卸命訪問越南。在抵越聲明中，詹森稱讚吳廷琰為「東南亞的邱吉爾」。²² 在托由詹森轉交

²⁰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1, Part II, p. A-26. 有關甘乃迪演說的要點，見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p. 5-6.

²¹ Karnow, p. 250. 「越南工作小組」原由國防部副部長 Roswell Gilpatric 負責，由藍斯戴任執行官；但後來數易主管且效能不彰，見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2, Part IV, B., pp. 19-36;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p. 35-41.

²² 詹森事後曾因此引喻遭人嘲諷；事實上，此一聲明係由國務院隨行官員所擬，詹森僅是照本宣科而已；見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p. 41-42, note 110. 詹森此行（五月九日至二十四日）所訪問地區除越南外，尚包括菲律賓、台灣、香港、泰國、印度及巴基斯坦。詹森呈送甘乃迪之訪問報告有關越南之部分，可見 *FRUS*, 1961-1963, vol. I, Vietnam, 1961, pp. 149-157 (Documents 59, 60).

的信中，甘乃迪告訴吳廷琰他已批准提供追加的援助，並且表示：「我們將與你們攜手，盡力謀求贏得這場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以及促進越南社會與經濟的進步。」²³

同年十月十一日，甘乃迪宣佈其軍事顧問泰勒將軍 (Gen. Maxwell D. Taylor) 將率團赴越南，實地了解越南之軍事、政治、社會與經濟情況並提供建議。²⁴ 泰勒代表團於十八日抵達西貢，展開為期一週的考察並與吳廷琰以及其他越南軍政領袖商談。當泰勒代表團抵達時，越南正處於自一九五四年初期以來的最黑暗時期。越共武力已由當年一月的一萬人增強至一萬七千人，並加強其在湄公河三角洲、高地以及北方沿海平原地區的活動。另一方面，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水災正侵害湄公河三角洲地帶，摧毀農作物與牲畜，造成數十萬人無家可歸。²⁵ 泰勒等人於二十五日離越飛曼谷，在泰國短暫停留並與泰國總理等軍政領袖會談後，經香港轉赴菲律賓，在夏都碧瑤撰寫考察報告。²⁶ 代表團於十一月二日返回華府，泰勒於三日向甘乃迪提出越南之行的報告。

泰勒報告 (通稱泰勒—魯斯陶報告) 的本文長達二十五頁，另有八件由其他團員分別就個人專長負責撰寫的附錄。²⁷ 泰勒報告在甘

²³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 42.

²⁴ 根據泰勒本人的說法，其率團赴越係出自魯斯陶 (Walt Rostow) 的建議。魯斯陶時任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彭岱 (McGeorge Bundy) 的首要越南問題專家。見 Maxwell D. Taylor, *Swords and Plowshares* (New York, 1972), p. 223. 甘乃迪於十月十三日致泰勒之信函，見 pp. 225-226。代表團之其他主要成員包括魯斯陶、藍斯戴、柯瑞格將軍 (Gen. William H. Craig, 代表軍方)、喬登與卡特瑞 (William J. Jordan and Sterling J. Cottrel, 兩人皆代表國務院，後者並兼任「越南工作小組」主任)。

²⁵ Taylor, p. 228.

²⁶ Taylor, pp. 240-241. 有關泰勒對其越南考察任務較完整之敘述，見本書十七及十八兩章。

²⁷ 泰勒報告全文及附錄見 *FRUS*, 1961-1963, vol. I, Vietnam, 1961, pp. 477-532 (Document 210).

乃迪政府內部，尤其是國防部及國務院，經過辯論及研商之後，於十一月十一日被由魯斯克 (Dean Rusk) 以及麥納瑪拉 (Robert S. McNamara) 聯合具名提出的備忘錄所取代，此一聯合備忘錄在十五日的國家安全會議中討論通過，其建議部份被納入二十二日所公佈的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一一一號 (NSAM 111)，成爲日後甘乃迪政府對越政策的主要依據。²⁸ 值得一提的是：泰勒報告的八件附錄中，由卡特瑞及喬登所分別撰寫的報告則一針見血地指出吳廷琰個性上的弱點及其施政缺失。

卡特瑞在其報告中指出：

〔吳廷〕琰，像蘇卡諾、李〔承晚〕、蔣〔介石〕一樣，是東方專制君主模子製造的，無法以威脅或堅持其採用純粹西方概念的方式來說服……就西方觀念而言，琰不是一個好的管理者。依循東方君主專制的傳統，他事必躬親……目前，最嚴重的威脅是來自軍官，他們可能隨時會結合政府官員來推翻琰。²⁹

喬登的報告則強調：

越南在政治與行政方面求變的壓力已達到引爆點。若不進行一些迫切需要的改革，對該國的任何援助計畫將不可能完全有效。美國可以採用種種不同的路線，從給予目前在西貢的政府全力而毫無異議的支持，到策動政變推翻琰政權。

越南的官員、軍人以及平民陸續地向我訴說他們國家的情況「嚴重」，並且「日益惡化」……他們對琰總統及其領

²⁸ 魯斯克—麥納瑪拉聯合備忘錄全文，見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2, Part IV, B., pp. 125-133 或 Book 11, pp. 359-367。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一一一號之全文可見 Book 11, pp. 419-421 或 *FRUS*, 1961-1963, vol. I, Vietnam, 1961, pp. 656-657 (Document 272)。

²⁹ *FRUS*，同前註，pp. 507-508。

導已失去信心。在一、二個月之前，人們還不願對琰作任何批評，現在則怒氣爆發，譴責其個人、家族以及他的手段……其兄弟的作為是每一階層人們深感不滿的根源。

如果無法有秩序地改變，則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它將會經由政治與軍事力量的結合，以激烈的方式達成。³⁰

事實上，早在十月初泰勒代表團赴越之前，曾為密西根州立大學駐越顧問團一員的柴爾德 (Frank C. Child) 在一份呈給國家安全會議的備忘錄中即指出吳廷琰「只能延緩失敗，但他無法獲勝。」他並預測：「依目前趨勢來看，南越必然會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內淪入越共之手。」柴爾德進一步地表示：

在越南聰明而能幹的人可以提供有效率的領導，甚至能擄獲民眾的想像力。一場政變或一顆暗殺者的子彈，是使此一領導能力得以行使的唯一方法。³¹

卡特瑞、喬登以及柴爾德三人的報告不僅點出了吳廷琰政府內部問題的癥結所在，也預測了其政府日後的垮台及吳氏本人悲劇性的下場。可惜在當時，他們的報告並未受到甘乃迪政府的重視。

參、吳廷琰政府面臨之問題

一、農民的不滿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在南越一千五百萬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是農民，而其中超過百分之八十皆是佃農，大地主僅佔百分之五左右。就像亞洲許多其他國家的農民一樣，南越佃農的生活非常困苦。越盟在與法國作戰期間（一九四五～一九五四），許多法國及越南地

³⁰ 同上註，pp. 511-514。

³¹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 76.

主逃往城市避難，越盟將農地免費分配給佃農，贏得眾多農民的好感與支持。³² 一九五四年戰爭結束，南北越分割之後越盟北撤，南越地主重獲其土地所有權。吳廷琰政府不僅向農民徵稅，並代地主向佃農收租。

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間，南越政府提出農業改革方案，限定地主擁有土地不得超過一百公頃，超過之土地由政府以低價售予耕者，並分多年償付；地主向佃農收取之地租最高不得超過農地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這些方案立意雖佳，但執行效果不彰。而為解決地主與佃農紛爭而設立之「農民」法庭迅即為地主及政府官員所掌控，在審理案件時經常偏袒地主。³³ 一九五六年六月及八月，吳廷琰政府下令廢除民選的村代表會，村長改由政府派任，而出任省長及地方官員者很多皆係一九五四年之後由北越南遷的天主教徒。³⁴ 這些措施皆令農民對吳廷琰政府深感不滿。

二、佛教徒的不滿

越南是一個多宗教信仰的國家，包括佛教、道教、天主教、高台教、和好教、回教及印度教，其人民並受儒家的影響甚大。高台教及和好教皆可算是佛教的分支。在越南人口中以佛教信徒最多。一九六三年的越南人口有一千五百萬，其中佛教徒據說約有一千一百萬人，也有說約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約有五百萬人。³⁵

³² Thich Nhat Hanh, *Vietnam: The Lotus in the Sea of Fire* (London, 1967), p. 82; Kahin and Lewis,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p. 102.

³³ Thich, p. 83; Kahin and Lewis, pp. 102-103. 地主向佃農收取之地租經常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一九五九年，僅 58,661 公頃土地售予農民，佃農向地主租種的土地仍高達 1,469,197 公頃。

³⁴ Kahin and Lewis, pp. 103-104.

³⁵ Nguyen Cao Ky, *How We Lost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1976), p. 34; 林野，前揭書，頁 45。根據潘朝英及賴丹尼的說法：越南佛教徒約 300-400 萬人，高台教與

吳廷琰政府中有不少軍政官員是佛教徒，例如副總統阮玉書、外交部長武文敏、參謀總長黎文已、西貢軍區司令宗室訂等皆是佛教徒，宗室訂甚至是尼姑之子。³⁶

佛教徒在越南的勢力雖然不小，但與吳廷琰政府的關係很壞。吳廷琰家族歷代皆是天主教徒，而其次兄更是順化的總主教。南北越分割時，在美國的協助下，有將近一百萬人自北越南遷，其中絕大多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天主教徒。在吳廷琰執政期間，天主教徒享有不少特權，也成爲一股支持政府的力量。

佛教與越南民族主義關係密切，基本上佛教徒仇視法國與天主教；而吳廷琰政權針對佛教徒所採取的一些高壓歧視政策，也令佛教徒極端不滿，終於導致一九六三年大規模的佛教徒示威運動。

三、軍官的不滿

吳廷琰與軍方的關係也不好。事實上，越南將領中至少有一半是吳廷琰所提拔與任命的，其中包括後來流血政變中的主要領導人物楊文明、陳善謙、陳文敦、宗室訂等人，其中宗室訂還是琰的義子。

基本上，吳廷琰對將領們並不信任，因爲在一九六〇年及一九六二年曾發生兩次企圖推翻吳廷琰的軍事政變，均未成功。³⁷ 此後，

和好教合起來不到 200 萬人，天主教徒大約 150-200 萬人，基督教（新教）徒約 40 萬人。見《越南危機》，頁 136。如將高台、和好兩教人數加在一起，說越南佛教徒超過五百萬，是比較可靠的數字。

³⁶ 一九六三年時，在吳廷琰政府的十八位閣員中，八位佛教徒，五位天主教徒。在軍方十九位將領中，只有三位天主教徒，其餘信奉佛教、道教或儒家。三十八位省長中，只有三位天主教徒，一百一十三位國民大會代表中，佛教徒有七十五人。見潘朝英、賴丹尼，前揭書，頁 137。

³⁷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傘兵部隊上校阮正詩調動三營傘兵佔領西貢許多重要據點，並準備進攻總統府。吳廷琰依吳廷球之計，佯允辭職並由阮組「全國聯合」政府；暗中調來忠貞部隊平亂，政變功敗垂成。阮正詩等十五名主謀者駕機逃離

吳廷琰對將領們深懷疑忌，日漸疏離，只信任其家族的人。其弟吳廷琰不但成為秘密警察頭子，更擁有自己的特種部隊；而將領們對吳廷琰之倚仗其兄權勢、頤指氣使，亦早有不滿。

肆、政變的醞釀

一、佛教徒的示威與自焚

佛教徒對吳廷琰政府鬱積已久的不滿終於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初於越南佛教傳統的根據地古都順化爆發。五月八日是釋迦牟尼的誕辰，每年此日，順化佛教徒均會懸掛佛教旗幟，大事慶祝。可是在五月六日政府卻重申以前的一項命令：在慶祝節日時，除越南國旗外，不得懸掛任何其他旗幟。此舉顯係衝著佛教徒而來，因為就在一個星期之前，順化天主教徒才懸掛天主教旗幟，慶祝吳廷俶獲授神職二十五週年紀念。³⁸

佛教徒對此一禁令非常不滿，急進的佛教領袖順化大龍寺住持釋智廣發表聲明，要求政府給予佛教徒與天主教徒同等待遇。當天晚上，大約三千名佛教徒聚集在順化電台前，等待聆聽釋智廣的廣播談話；可是政府命令禁止播出，引起佛教徒的示威抗議。政府動用警察及軍隊驅散示威群眾，並向群眾開槍，造成九人死亡，十餘人受傷。³⁹ 全國佛教徒群情激憤，越南佛教五大協會領袖於五月十

越南。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名失意空軍軍官駕機轟炸總統府，企圖殺死吳廷琰，但僅炸毀府邸一翼，吳氏家族無人受傷。見 Nguyen Cao Ky, pp. 28-29; Karnow, pp. 263-264.

³⁸ Karnow, p. 279; Nguyen Cao Ky, p. 35. 有關懸旗爭議問題有若干不同說法，見 FitzGerald, p. 173; Tran Van Don, *Our Endless War: Inside Vietnam* (San Rafael, C.A., 1978), p. 70. 潘朝英則認為糾紛肇因於佛教徒故意挑釁，將佛教旗懸掛在順化天主教堂大門以及吳廷俶的門上，見潘朝英及賴丹尼，前揭書，頁 133。

³⁹ Karnow, p. 279; FitzGerald, p. 173; Nguyen Cao Ky, p. 35. 確實之傷亡人數說法不

日發表宣言，向政府提出五點要求。⁴⁰

吳廷琰雖任命以副總統阮玉書（本身為佛教徒）為首的委員會與佛教領袖商談，並曾親自與他們會面，但因受吳廷琰夫婦之影響，終未對佛教徒的要求讓步。六月十一日上午，六十六歲（一說七十三歲）的和尚釋廣德在西貢街頭十字路口以汽油自焚，交通為之停頓，四、五百人駐足圍觀，不少人合十膜拜。⁴¹ 釋廣德的自焚，不僅突顯了吳廷琰政府迫害佛教徒的事實，將越南民意導向反吳廷琰示威運動，也為甘乃迪政府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迫使甘乃迪改變對吳廷琰的態度，因為有輿論批評美國對吳廷琰政府之迫害佛教徒不太關心，是因為甘乃迪自己是天主教徒。

國務院命令駐西貢大使館對吳廷琰施加壓力，要求其解除吳廷琰夫婦的權力，並令彼等出國。可是，此時吳廷琰幾乎完全聽命於吳廷琰夫婦，不接受美國人之勸告。甘乃迪於六月二十七日將駐越大使諾爾丁 (Frederick E. Nolting, Jr.) 撤換，任命洛奇繼任。

洛奇為資深的共和黨員，是威爾遜總統任內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洛奇的孫子，與其祖父同名。洛奇在一九三〇年代當新聞記者時曾在越南停留過，法語流利。洛奇曾任參議員，在一九五二年競選

一，見 “Telegram from the Consulate at Hu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61-1963, vol. III, Vietnam, January-August 1963, pp. 277-278 (Document 112).

⁴⁰ 五點要求包括：(1) 永遠取消限制懸掛佛教旗幟之規定；(2) 允許佛教徒享有像天主教徒一樣的特別體制；(3) 政府停止逮捕及恐嚇佛教信徒；(4) 佛教僧侶及信徒有傳教及信教的自由；(5) 政府合理賠償無辜受害者並懲罰鼓勵逞凶之人。見 “Manifesto of Vietnamese Buddhist Clergy and Faithful,” *FRUS*, 同前註，pp. 287-288 (Document 118).

⁴¹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June 11, *FRUS*, 同前註，pp. 374-375 (Documents 163 and 164); Karnow, p. 281. 根據 Karnow 的說法：急進之僧侶事先即通知美聯社駐西貢記者 Malcolm Browne。Browne 攜相機前往現場拍下自焚畫面。次日，世界許多報紙均以頭版刊載此一驚人新聞。

連任時被甘乃迪打敗，一九六〇年成爲尼克森的競選伙伴，又被甘乃迪及詹森打敗。甘乃迪之所以任命洛奇爲駐越大使，有個說法是因爲他是資深的共和黨員，萬一將來美國在越南的政策失敗，洛奇可以爲民主黨政府分擔一些責任。同時甘乃迪也認爲洛奇具有「冷淡、獨立、傲慢」，那種可以使吳廷琰就範的氣質。⁴²

八月四日中午，又一名和尚在平順省的藩切自焚。⁴³ 吳廷琰夫人在新聞廣播中攻訐僧侶所能做的就是用「進口的汽油」來「烤和尚」。國務院透過諾爾丁向吳廷琰表示，希望對吳廷琰夫人之言論能有所約束，但無效果。⁴⁴ 至八月中，越南全國已有五名僧侶自焚。⁴⁵ 佛教徒示威運動蔓延全國，情況益趨惡化。吳廷琰被迫調動部隊進駐西貢及其他城市維持秩序。

洛奇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抵達西貢履新。他對吳廷琰政府的印象很壞，除了因爲對吳廷琰家族弄權及以高壓手段壓制佛教徒之事早有所聞並深感不滿外，另一個原因就是洛奇抵達西貢的前一天，吳廷琰調派特種部隊及武裝警察突擊西貢、順化以及若干城市中的佛寺，逮捕僧侶一千四百多名並造成多人受傷。洛奇認爲此一行動是對其故意羞辱。洛奇上任後，亦曾勸吳廷琰摒棄吳廷琰夫婦，但仍不被採納。洛奇後來成爲政變的主要支持者。

⁴² Karnow, p. 282;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10, 1983, p. VN5. 此一長達二十頁的特別報導是 *U.S. News & World Report* 花費三年時間作廣泛研究與訪問的成果。

⁴³ *FRUS*, 同前註, p. 553, note 4.

⁴⁴ 諾爾丁雖已離任，但在洛奇於八月下旬履新之前，仍留在西貢與吳廷琰政府溝通。據說諾爾丁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表示：「吳廷琰夫人已非任何人——她的父母、丈夫和大伯——所能約束。」見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August 10, *FRUS*, 同前註, p. 560 (Document 250).

⁴⁵ Karnow, p. 285. 至十一月初政變發生之前，共有七名僧侶自焚。見 FitzGerald, p. 180. 亦有說法認爲僧侶之自焚並非自願，而係先遭下藥再被帶往自焚現場。見潘朝英、賴丹尼，前揭書，頁 135。

二、美國開始考慮政變的可能性

事實上在七月初，美國已經考慮到越南政變的可能性。七月四日，國務院官員在白宮為總統舉行簡報，與會者除甘乃迪外尚有副國務卿包爾 (George W. Ball)、主管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哈里曼 (W. Averell Harriman)、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彭岱、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 (Roger Hilsman) 以及彭岱的幕僚東南亞問題專家福瑞斯德 (Michael V. Forrestal) 等人。會中，希爾斯曼告訴甘乃迪：「我們的估斷是，無論吳廷琰如何做，未來四個月內將有政變企圖。此種企圖能否成功則無法斷言。」⁴⁶ 這也是有關政變的看法在甘乃迪的高級幕僚中第一次被公開提出。

三、越南軍方策畫政變

同一天 (七月四日) 晚上在西貢，越南三軍部隊代理總參謀長陳文敦少將邀約中央情報局駐西貢代表柯南中校 (Lucien Conein) 在參加美國大使館的國慶酒會之後，到一家夜總會裡密商有關政變的計畫。⁴⁷ 據柯南向華府報告說：陳文敦與越南軍校校長黎文金准將、陸軍參謀長陳善謙准將以及吳廷琰之特別軍事顧問楊文明少將都認為有必要發動一次政變。⁴⁸ 上述四人就是後來流血政變的主要原始策畫人。

⁴⁶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12, pp. 526-528;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hite House," on July 4, 1963, *FRUS*, 同註 48, pp. 451-453 (Document 205).

⁴⁷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p. 146-147. 法裔的柯南在美國長大，曾參加過法國外籍兵團，並於二次大戰期間服役美軍。戰後，柯南為戰略服務處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IA 的前身) 所吸收，並在日本戰敗後隨戰略服務處人員進入河內。因此，柯南對越南事務極具經驗，並於早年結識包括陳文敦在內的許多年輕越南軍官。陳文敦曾經說過：「他 (Conein) 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美國人。」見 Karnow, p. 282.

⁴⁸ 同前註。

陳文敦當時四十六歲，出生在法國（祖父是湄公河三角洲的大地主，父親曾留法習醫）。陳文敦後來返回法國讀大學，二次大戰參加法軍，戰後返回越南，又服役越南陸軍。⁴⁹ 陳文敦長得英俊挺拔，其父與陳文章（吳廷琄夫人之父）為好友。陳文敦據說頗獲吳廷琄夫人之賞識，向吳廷琄力薦，故得在越南陸軍中竄升。⁵⁰

黎文金是陳文敦的妹夫，也是在法國長大，在參加法國陸軍之前曾當過電影助理導演。據說他是越南將領中頭腦最好的；但吳廷琄不信任他，讓他擔任位高但無軍權的軍校校長。⁵¹

楊文明當時在越南軍中聲望最高，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間幫助吳廷琄平定平川派的武力，曾是吳廷琄強有力的夥伴，但因功高震主被賦予閒差。

陳文敦、黎文金及楊文明三人據說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當佛教徒示威事件演變成爲政治危機時，即開始策畫政變。⁵²

四、華府與西貢：美國的立場與政變計畫的成熟

甫於六月底去職的諾爾丁大使，在返回華府作短暫停留期間，於七月五日會見副國務卿包爾。在談話中，諾爾丁告訴包爾：「如果越南因佛教徒問題發生革命，則越南將會分裂成敵對的派系，美國將必須撤出，而越南可能會淪入共黨之手。」⁵³ 七月九日，諾爾丁

⁴⁹ Karnow, p. 282.

⁵⁰ 西貢傳聞陳文敦為吳廷琄夫人之情夫，見林野，前揭書中之附錄二（頁193-201），作家南宮博之〈越南悲劇身歷記〉。

⁵¹ Karnow, p. 282.

⁵² David Halberstam, "The Coup in Saigon," in Marvin E. Gettleman, ed., *Vietnam: History, Documents, and Opinions on a Major World Crisis* (New York and Toronto, 1970), p. 308.

⁵³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5, 1963, *FRUS*, 同註48, p. 466 (Document 208);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 147.

在參院外交委員會作證，為吳廷琰政府的高壓政策辯護。⁵⁴

另一方面，在西貢，陳文敦於八月二十三日再度邀約柯南至聯合參謀總部晤談。陳文敦要求柯南轉告甫抵西貢履新的洛奇大使：南越陸軍與突擊佛寺事件無關。兩人亦談及吳廷琰的替代人選問題；但陳文敦拒絕透露將領們的政變計畫。⁵⁵ 同日，黎文金（目前擔任陳文敦主管公共關係之副手）亦約晤與其相知甚久的美國駐越主管農村發展的官員菲力普斯（Rufus Phillips）。黎文金亦表示：攻擊佛寺事件是吳廷琰命令黎光松上校之特種部隊與武裝警察執行，軍方毫不知情。黎文金並強調：「如果美國採取明確反對吳廷琰夫婦的立場並支持陸軍將彼等自政府驅除的行動，則陸軍（除黎光松外）將會一致支持此一行動並予以執行。」⁵⁶ 二十四日，國防部長阮廷淳約見菲力普斯。阮廷淳亦認為美國需要展現領導能力並且必須非常堅定，否則將會帶來動亂。他告訴菲力普斯：「吳廷琰在陸軍中獲得之支持甚小，如果陸軍知道美國絕不會支持一個由吳廷琰掌控的政府，則它將會堅定地反對吳廷琰。」⁵⁷

在接獲洛奇有關菲力普斯與黎文金及阮廷淳談話的電報後，副國務卿包爾在二十四日之覆電中指示：

美國政府絕不能容忍大權落入吳廷琰手中的局面。必須要給吳廷琰清除吳廷琰及其爪牙的機會，使以賢能軍政人員取而代之。

倘若貴大使已盡一切努力，而吳廷琰仍冥頑峻拒，則我們必須面對一種可能性，即便吳廷琰本人亦無法予以維護。

⁵⁴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 147.

⁵⁵ 同前註，p. 148;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 6VN.

⁵⁶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Lodg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August 24, 1963, *FRUS*, 同註 48, pp. 613-614 (Document 274).

⁵⁷ 同前註，pp. 611-612 (Document 273). 菲力普斯與阮廷淳自一九五五年即已相識，且關係密切。

我們同時必須告知重要軍事領袖，除非立即採取……為迫使吳廷琰下台所必需的各項步驟，美國不可能繼續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支援越南政府……貴大使亦不妨告知適當的軍事指揮官，在中央政府瓦解的過渡時期，我們會給予他們直接的支援。

同時，貴大使暨駐越高級官員小組應緊急物色所有可能之接替人選，並規畫詳細計畫，在必要時如何實現吳廷琰之交接。⁵⁸

此一電報係由希爾斯曼草擬，並有福瑞斯德、哈里曼以及包爾等人的直接參與，在政變醞釀過程中具有重大意義；它象徵美國開始認可並積極支持反吳廷琰的行動，因此又被通稱為「綠燈」電報。⁵⁹

此一電報由於草擬時適逢週末，甘乃迪、魯斯克、麥納瑪拉以及麥康 (John McCone, 中情局長) 等人均因渡假或有事不在華府，其內容雖經各相關部會次級主管之商酌，但顯然沒有得到決策主管之確認，致造成相關人員日後對電報內容在商酌過程說法上的爭議。⁶⁰

八月二十六日，在國家安全會議中，麥納瑪拉、麥康以及泰勒均對二十四日電報之內容提出嚴重質疑。甘乃迪指責包爾等四人在二十四日電報的處理上「衝動而輕率」。甘乃迪事後表示：在這件事

⁵⁸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Vietnam” on August 24, 1963, *FRUS*, 同前註, pp. 628-629 (Document 281).

⁵⁹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p. 148-149.

⁶⁰ 同前註, pp. 149-151; Schlesinger, p. 761;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New York, 1967), pp. 487-488; Michael Charlton & Anthony Moncrieff, *Many Reasons Why* (New York, 1976), pp. 91-93; David Wise, *The Politics of Lying* (New York, 1973), p.1, fn. 20;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p. 6VN-VN7; Karnow, pp. 286-287.

上，他受到「太大太快」的壓力，無法慎重思考而犯下了大錯。⁶¹

從八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九日之間，國安會集會超過二十次（有時一天開會兩次），其中大多數皆由甘乃迪主持。會中，支持政變者（包爾、哈里曼、希爾斯曼、福瑞斯德）與反對政變者（詹森、麥納瑪拉、泰勒、麥康）皆各抒己見，相持不下，反對政變者所持主要理由是當時美國軍方認為戰事進行順利，而政變無論成敗對戰局均有不利影響；另外，反對者亦認為當時南越軍政領袖中無論能力或聲望均無足以取代吳廷琰者。甘乃迪政府內部在對越政策上，意見嚴重分歧。國務卿魯斯克在此一時期的對越政策上，保持相當低調而模糊的姿態，在辯論中經常保持沈默，不表示明確的立場。⁶²

八月三十一日，在一次由魯斯克主持的會議中，甫自越南返美的越南工作小組主任卡登堡（Paul M. Kattenburg）引述洛奇的話說：如果美國繼續支持吳廷琰政權，美國將會在六個月之內被趕出越南。卡登堡同時表示他結識吳廷琰十年，不認為他會採取必需步驟以改善情勢。卡登堡建議美國最好考慮自越南「光榮撤退」。卡登堡的建議並未為詹森、魯斯克、麥納瑪拉、泰勒等人所採納。⁶³

為對越南情況有更充分之了解，甘乃迪於九月上旬及下旬兩次派團前往越南實地考察：

克魯拉克—曼丹豪爾考察團（九月六日～九月九日）

克魯拉克（Victor H. Krulak），是海軍陸戰隊少將，當時擔任泰

⁶¹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 151; Karnow, p. 288;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 8VN.

⁶² Karnow, p. 288;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 10VN.

⁶³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p. 160-161;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p. VN9-10VN; Paul M. Kattenburg, *The Vietnam Traum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75* (New Brunswick, N.J., 1980), p. 120; Karnow, p. 293.

勒之反顛覆工作特別助理；曼丹豪爾 (Joseph A. Mendenhall) 則是希爾斯曼屬下的遠東計畫處處長。兩人在越南進行了四天旋風式的訪談考察。克魯拉克所接觸的幾乎全是美國顧問以及越南軍官，這些人普遍認為戰爭進展順利。曼丹豪爾所接觸者則主要是都會區的官僚與政客，彼等則認為吳廷琰政府已瀕臨崩潰。⁶⁴

在九月十日的國安會中，聽完克魯拉克及曼丹豪爾兩人結論完全不同的報告後，甘乃迪問道：「你們兩位去的是不是同一個國家？」⁶⁵

麥納瑪拉—泰勒考察團 (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二日)

由於克魯拉克及曼丹豪爾之考察未獲共識，甘乃迪在九月下旬不顧洛奇的反對，再派麥納瑪拉及泰勒率團前往越南，隨行者有國防部主管國際安全事務的副助理部長彭岱 (William P. Bundy)、哈里曼的特別助理蘇利文 (William Sullivan) 以及中情局副局長柯比 (William E. Colby)。當時的美國援越軍事顧問團團長哈金斯將軍 (Gen. Paul Harkins) 對越戰進展及越南的情勢抱持樂觀看法，反對鼓勵越南將領推翻吳廷琰。在呈給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將軍的私人電訊中，他一再地警告說：企圖毀滅吳廷琰將會破壞對越共作戰的努力。事實上，情報也的確顯示，越共正利用南越不安的情勢升高他們的攻勢。⁶⁶

哈金斯因與洛奇對越南情勢及政變的看法迥異，受到洛奇刻意的排斥。麥納瑪拉等人於九月二十四日抵達西貢時，洛奇派使館職

⁶⁴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p. 170-171; *The Pentagon Papers* (NYT), pp. 175;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p. 10VN, VN15; Karnow, p. 293.

⁶⁵ 同上註。克魯拉克及曼丹豪爾的報告見 *FRUS*，同註 48, pp. 144-145 (Document 78), 153-160 (Document 82), 243-249 (Document 122).

⁶⁶ Karnow, p. 298.

員二人在機場攔阻哈金斯，防止其在洛奇之前先見到麥納瑪拉。⁶⁷在越南停留期間，麥納瑪拉及泰勒幾乎走遍了南越每一個戰區，召開了幾十次會議。麥納瑪拉同時訪談了與南北越領袖皆有密切交往的越南事務專家杭尼 (P. J. Honey)、教廷駐越代表阿斯塔 (Monsignor Asta) 以及中情局駐西貢工作站站長李查森 (John H. Richardson)。

杭尼告訴麥納瑪拉，他對吳廷琰政府的自由化或其本人的改變不抱希望；與吳廷琰政權在一起，美國將無法打贏這場戰爭。杭尼也證實河內透過法國人與吳廷琰接觸；阿斯塔則認為如果吳廷琰奪得政權，他會先要求美國撤離，然後與共黨達成協議。連一向對吳廷琰政府相當友善，且與吳廷琰頗為接近的李查森也表示：為了解救南越，美國必須迫使吳廷琰停止鎮壓行動，並強迫吳廷琰下台。否則一場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政變將難以避免。⁶⁸

麥納瑪拉和泰勒於九月二十九日與吳廷琰進行了三小時的會談。麥納瑪拉回憶說：「在頭兩個半小時中，他自說自話地講他政策的睿智以及戰事的進展，還不時起身指著地圖加強說明。他沈穩的自信令我困惑。」⁶⁹

對於麥納瑪拉及泰勒所傳達的美國對南越政局不安以及對吳廷琰夫人輕率不當言論的關切，吳廷琰歸咎於媒體對其政府及家族的惡意攻擊，並表示他個人應為佛教徒的暴動負些責任：他以往對他們「太過仁慈」。⁷⁰

考察團於十月二日返回華府，麥納瑪拉及泰勒立刻向甘乃迪及國家安全會議提出報告。在列於報告最前面的結論中，他們指出：

⁶⁷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Greenwich, Conn., 1973), p. 346.

⁶⁸ Robert S. McNamara,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1995), pp. 73-75.

⁶⁹ 同前註，p. 75.

⁷⁰ 同前註，p. 76.

「軍事作戰大有進展，且在持續中；」但是「琰、琮持續的鎮壓可能改變目前有利的軍事趨勢。」他們認為「無法確實證明政變可以成功，雖然暗殺琰或琮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在報告的最後，他們提出美國對策有三種可能的選擇：(一) 順從（默認琰及琮的一切作為）；(二) 選擇性的施壓（如中止若干經援計畫之執行及切斷對吳廷琮特種部隊的援助）；(三) 策畫政變。由於第一種選擇過於消極無效，第三種選擇在當時實行的條件不足，所以他們建議採取第二種選擇。⁷¹

麥納瑪拉及泰勒在報告中的建議在十月二日下午的國家安全會議中通過，甘乃迪於十月五日批准對吳廷琰政府選擇性的施壓。同日，甘乃迪亦應洛奇之要求，將與吳廷琮關係密切，曾協助其擴展特種部隊與南越情報組織的中情局駐西貢工作站站長李查森調回美國。⁷²

另一方面，在越南，洛奇自接到八月二十四日的電報後，即命令柯南知會南越將領，並協助擬定政變計畫。柯南奉洛奇之指示，不斷地與陳文敦、楊文明、阮慶少將（第二軍區司令）等人接觸，商量有關政變問題。但美國及南越將領之間彼此均無明確承諾。美方所猶豫者：政變成功的勝算如何？南越將領所擔心者：(一) 美國是否會臨時變卦而出賣政變將領？(二) 西貢軍區司令宗室訂准將的立場不明。⁷³

⁷¹ 麥納瑪拉及泰勒之報告全文，見 *FRUS*, 1961-1963, vol. IV, Vietnam, August-December, 1963, pp. 336-346 (Document 167) 以及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12, pp. 554-573.

⁷²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3, Part IV. B.5., p. 39; Hilsman, pp. 493, 498-500, 508, 515. 李查森堅持主張美國應繼續支持琰及琮，但其工作站之絕大多數僚屬皆不同意其看法；雖然李查森之立場在九月下旬已開始轉變。

⁷³ 宗室訂年僅三十八歲，好大喜功，野心甚大，原對吳廷琮兄弟忠心。因批准八月二十一日黎光松特種部隊對佛寺之突擊，宗室訂自認對吳廷琮政府有功，要求出任內政部長，琮不允，並予斥責，乃心生不滿。陳文敦乃趁機挑撥，並誘以酒色，終使宗室訂改變立場，參與政變。為防生性投機之宗室訂臨時變卦，政變將領亦

十月中，政變將領確定宗室訂將參預政變，計畫也愈趨明朗成熟。十月二十四日，陳文敦告訴柯南政變會在十一月二日之前發動。⁷⁴ 十月二十七日，包爾以代理國務卿之身份（魯斯克不在華府）致電洛奇，授權洛奇知會越方將領：美國不會阻止反吳廷琰的政變。此一象徵美國正式同意政變的電報，通稱為第二個「綠燈」電報。⁷⁵ 在這場甘乃迪政府內部有關是否支持政變的爭議中，由於反對政變者未能堅持並強烈表達其立場，最後終由支持政變者佔得上風。

十月二十七至三十日之間，白宮對政變之事仍感猶豫。十月三十日，彭岱（麥克喬治）替甘乃迪致電洛奇，囑其作最好之判斷，若認為政變無成功之相當把握，即應加以阻止。⁷⁶ 但洛奇心意已決，政變已勢在必行，無可挽回。⁷⁷

安排伏擊隊，必要時將其除去。見 Karnow, pp. 301-304; Halberstam, "The Coup in Saigon," pp. 307-308, 310-313. 陳文敦之回憶錄中，對宗室訂之年輕幹練頗為稱讚，但對如何誘使其變節一事則未提及。

⁷⁴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 VN19.

⁷⁵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p. 196. 此一電報在 *FRUS* 及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中均無。包爾及希爾斯曼均稱強森所稱之電報應係八月二十四日之「綠燈」電報。但強森堅稱十月二十七日電報之存在。包爾之說法見 George W. Ball, *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 Memoirs* (New York, 1982), pp. 371-372.

⁷⁶ "Telegra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Ambassador in Vietnam (Lodge)" on October 30, 1963, *FRUS*, 同註 71, pp. 500-502 (Document 249).

⁷⁷ 事實上，先前洛奇已代政變將領向華府要錢。洛奇表示他們「在最後關頭可能需 要用錢來打發潛在的反對人士」。柯南在十月二十四日已獲得此筆款項。政變之後，柯南交付南越將領 42,000 美元，付給參與政變的軍隊以及作為被殺者的撫恤之用。見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p. 198-199;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 20VN.

伍、政變的發動與結束

政變於十一月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開始。叛軍包圍總統府及其衛隊營房。部份叛軍佔領了西貢市之警察局、電信局及電台。陳文敦在參謀總部宣佈軍事革命委員會進行奪權。在場軍官除特種部隊指揮官黎光松上校外，皆起立鼓掌。楊文明之侍衛官阮文繆上尉將黎光松與其弟（特種部隊少校副指揮官）逮捕，當晚在參謀總部營區之外由阮文繆率人將二人槍決，就地埋葬。自政變一開始，在華府以及西貢的美國官員就盡一切可能務必使政變成功，柯南在叛軍總部坐鎮，並以專線電話向洛奇報告，洛奇則隨時報告華府。⁷⁸

政變當天下午四時三十分左右，吳廷琰打電話給洛奇，詢問美國態度，洛奇未予明確答覆，僅答應設法讓其兄弟二人安全出國。⁷⁹隨後，叛軍領袖亦打電話要求吳廷琰投降，並允其兄弟安全出國，為其所拒。是時，琰、璩仍不知宗室訂已參與政變，試圖聯絡宗室訂，要求派兵解救，不果；轉向其一手提拔之若干省長乃至青年、婦女組織求援，均無人回應。⁸⁰

當晚八時左右，吳廷琰兄弟在兩名副官陪同下，自總統府之秘道與下水道潛離，逃至堤岸華僑富商馬國宣（杜雲）之別墅。吳氏兄弟曾試圖透過馬國宣之協助，向中華民國駐越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但遭拒絕。⁸¹九時，第五步兵師長阮文紹上校率兵攻打總統府，

⁷⁸ Karnow, pp. 304-306;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p. 20VN-22VN;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 200.

⁷⁹ 吳廷琰與洛奇之通話內容可見"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同註 71, p. 513 (Document 259); *The Pentagon Papers* (DOD), Book 3, Part IV, 5., pp. 57-58; *The Pentagon Papers* (NYT), pp. 187-188.

⁸⁰ Karnow, p. 308;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 VN21; Halberstam, "The Coup in Saigon," p. 317.

⁸¹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Vietna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同註

空軍聯隊指揮官阮高奇中校則派兩架飛機以火箭攻擊總統府衛隊營房，衛隊投降，叛軍佔領總統府。⁸²

十一月二日凌晨三點，吳廷琰的副官之一向叛軍將領告知吳廷琰兄弟藏身於堤岸。清晨六時，吳廷琰與楊文明通話，要求依憲法將權力移轉給副總統或眾院議長；叛軍將領拒絕，並建議兄弟二人離越，吳廷琰同意，但希望有離職總統之禮遇，仍不被接受。稍後，吳廷琰又與陳文敦通話，答應無條件投降，並告知藏身於堤岸法國聖方濟天主教堂。

陳文敦請柯南安排飛機送吳廷琰兄弟離越，但美方表示飛機需自關島起飛，二十四小時之後方能抵達，叛軍將領對如何處置琰、琰二人看法不一。叛軍將領隨後派梅友春少將率楊文明之侍衛官黎文繆上尉及士兵數人，乘坐一輛裝甲運兵車及四輛吉普車前去逮捕吳氏兄弟。在彼等離去時，楊文明向黎文繆舉起右手二指，暗示將二人殺害。在回到叛軍總部途中，吳廷琰兄弟二人被殺害。⁸³ 後叛軍將二人埋葬於離洛奇大使官邸不遠之公墓中，未立墓碑。

吳廷琰兄弟遇害消息傳至華府時，甘乃迪正主持國家安全會議，聞訊驚異失色，甚表難過。⁸⁴ 曾擔任甘乃迪特別助理的名歷史學者小斯勒辛吉形容甘乃迪在聽到吳廷琰兄弟遇害消息之後的反應時說：「自豬羅灣事件之後，我從未見他如此沮喪過。」甘乃迪認為：

71, p. 531 (Document 273);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 22VN.

⁸² 吳廷琰兄弟逃離總統府之時間及方式說法不一，見 Karnow, pp. 307-308; "Untold Story of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p. 22VN; Halberstam, "The Coup in Saigon," p. 317; 潘朝英及賴丹尼，前揭書，頁 151。

⁸³ 一九六四年一月下旬，阮慶在另一次政變中推翻楊文明後，逮捕黎文繆並調查吳廷琰兄弟被殺經過，黎文繆在審訊中坦承係奉楊文明之令下手。黎文繆後來在獄中以鞋帶上吊自殺。見 Tran Van Don, pp. 112-113.

⁸⁴ Taylor, p. 301; McNamara, p. 84.

「吳廷琰為他的國家奮鬥了二十年，不該有這樣的下場。」⁸⁵ 中情局人員對於甘乃迪的反應則不以爲然，因爲政變是甘乃迪的主意，經過他政府的批准，雖然中情局會一再表示反對。⁸⁶

政變發生時，吳廷俶正在羅馬開會，六弟吳廷璉任駐英大使。吳廷璉夫人當時也在國外，其四名子女中有三人留在越南，璉夫人託美國女記者奚金斯 (Marguerite Higgins) 央請希爾斯曼於數日後將其子女接出。⁸⁷ 四弟廷瑾原受順化美國領事館庇護，後來美方將其交給越方軍事革命委員會，解往西貢經審判後公開槍決。⁸⁸

甘乃迪本人也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達拉斯遇刺身亡，詹森繼任總統，越戰以及美越關係步入了另一個階段。

陸、結論

一九六三年的流血政變距今已三十四年，南越淪入共黨之手亦已二十二年。從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五的十二年間，南越內部政變頻仍，紛爭不斷，局勢始終無法安定。南越軍政領袖在政治上既不能「安內」，在與越共戰鬥的「攘外」工作上，當然就更感力不從心了。另一方面，詹森繼任後美國則因爲積極參與推翻吳廷琰的流血政變，對吳廷琰垮台以後南越机陘不安的政局有一份愧疚，就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對南越保國衛民的責任，十二年間投注龐大的人力物力，戰爭泥淖也越陷越深，最後竟使越戰成爲一場美國人的戰爭。

對美國及南越人民來說，越戰無疑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在這場美國歷史上花費最大、耗時最久的戰爭中，五

⁸⁵ Schlesinger, pp. 764-765.

⁸⁶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 201.

⁸⁷ 同前註，p. 202.

⁸⁸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II, p. 202; FitzGerald, p. 184, note.

萬八千多名美國軍人犧牲在中南半島的戰場上。越戰不僅污染了美國的政治，妨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更造成社會人心的動盪不安。直至今日，美國人民仍在試圖自越戰的巨創中復元。南越人民的境況則更為悲慘，西貢淪陷之後，南越人民競相逃難，其不幸者漂流海上，成為冤魂；其僥倖得存者，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流浪。

無疑的，一九六三年的流血政變是越戰演變過程中的轉捩點，也是造成這些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流血政變的是非功過究竟如何評斷？當年參與策畫政變的美國官員對政變的看法迄今仍無共識。當年主張政變者如包爾、希爾斯曼等人認為政變事非得已，不得不做；反對政變者如麥康、泰勒及麥納瑪拉等人在國會作證或回憶錄中，皆認為當年流血政變是美國在參與越戰過程中所犯的最大錯誤。

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一九六三年的流血政變，甘乃迪及吳廷琰均各有難以推卸的責任：

甘乃迪，就像絕大多數美國政治領袖一樣，以美國的民主尺度衡量吳廷琰的表現。殊不知吳廷琰雖為天主教徒，但本不具備西方民主政治的素養，他理想中的政治絕不是傑佛遜式的民主政治，反而是中國儒家思想中的「聖君」王道之治。思維模式既不相同，彼此之間相互的期望與要求當然就難免扞格不入了。

甘乃迪在對越南政策上所犯的另一錯誤就是在制定政策時未先整合內部的意見。單就是否支持政變一事而言，不僅華府內部意見紛紜，即在駐越軍政領袖之間也是爭論不休，相互掣肘，政策之執行，焉能順利？甘乃迪對流血政變所應負的責任是他雖未推動政變，但卻未能及時並有效地阻止部份美國官員的參與。

另一方面，吳廷琰本人及其家族，尤其是吳廷琰夫婦，必須為流血政變負最大的責任。吳廷琰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對中國歷史上君主因受王親國戚包圍、親小人遠賢臣而終至覆亡的殷鑑應有知

曉，可惜最後仍不免被吳廷琰夫婦蒙蔽與支配，玩弄於股掌之上。

吳廷琰所犯的另一錯誤就是太過自信，自認在美國人心目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既有此認知，對甘乃迪要求其進行改革的呼籲就置若罔聞了。在這一點上，吳廷琰犯了與一九四〇年代後期的蔣介石同樣的錯誤。吳廷琰既不肯接受美國的勸告，進行內政改革；而一九六〇年代國際冷戰的大策略又不允許美國自南越撤退，最後能走的就只有經由軍事政變將其推翻一途了。

歷史上許多悲劇的發生常由於一些無奈因素的交集與巧合，一九六三年的越南流血政變就是一個最真實而慘痛的例子。

魏良才先生現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哲學博士（歷史）。作者研究專長為美國史、美國外交史及中美關係史。最近著作有：(1)〈赫爾利與戰時中美關係〉，《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三）》（民國八十四年三月），頁370-396；(2)“U.S. Policy Toward the First Indochina Crisis, 1945-1954: A Prelude to Disaster,” *The Journal of History*, vol. 13 (April, 1996), pp. 203-236.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loody 1963 Coup in Vietnam

Liang-tsai Wei

Abstract

As far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Vietnamese people are concerned, the Vietnam War wa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tragic events in this century. The War had significant and lasting impacts on American politics, military service, diplomacy,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bloody coup that overthrew Ngo Dinh Diem in early November 1963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United States' later deepening involvement in the War, and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played an active and direct role in the coup. This paper intends to trace the emergence of Diem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merican leaders, the difficult domestic problems challenging the Diem regime, and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bloody coup.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both Kennedy and Diem share unequivo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up. Kennedy's responsibility lay in the fact that although he did not instigate the coup, he failed to prevent his subordinates from participating. Diem's fatal weakness was his unwillingness to initiate some necessary reforms,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s downfall and violent death.

Key Words: Kennedy Administration, Ngo Dinh Diem, Madame Nhu, buddhist demonstrations, bloody military coup